



盛妆
●
张爱玲

陶舒天 陶方宣 / 著
SHENGZHUANG



新 华 出 版 社



盛妆·张爱玲

陶舒天 陶方宣 著
SHENGCZHUANG



新华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盛妆·张爱玲 / 陶舒天, 陶方宣著. —北京: 新华出版社, 2013.12

ISBN 978-7-5166-0804-3

I. ①盛… II. ①陶… ②陶… III. ①传记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3) 第308867号



盛妆·张爱玲

作 者: 陶舒天 陶方宣

出 版 人: 张百新

责任编辑: 蒋小云

封面设计: 李尘工作室

责任印制: 廖成华

出版发行: 新华出版社

地 址: 北京石景山区京原路8号

邮 编: 100040

网 址: <http://www.xinhupub.com> <http://press.xinhuanet.com>

经 销: 新华书店

购书热线: 010-63077122

中国新闻书店购书热线: 010-63072012

照 排: 李尘工作室

印 刷: 河北高碑店市德裕顺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成品尺寸: 145mm × 210mm

印 张: 7.875

字 数: 168千字

版 次: 2014年1月第一版

印 次: 2014年1月第一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166-0804-3

定 价: 25.80元

图书如有印装问题, 请与出版社联系调换: 010-63077101

盛妆

拟古式

- 2 画锦里
- 5 穿着博物院的名画
- 8 胡兰成拜下
- 11 初会美丽园
- 14 踏破门槛天天来
- 18 苏青这个人
- 21 琐碎的小女人
- 25 你脸上有神的光
- 28 小姐作家
- 32 潘柳黛很麻烦
- 35 无聊的一天
- 38 三十九岁
- 42 在一起，好吗
- 45 杂乱的房间
- 48 我恋爱了
- 51 劈头一记闷棍
- 54 雨雨雨
- 57 去金陵
- 61 鸡鸣寺抽签
- 64 小白云登门
- 67 没有这样结婚的





- 70 夏日的傍晚
73 拟古式齐膝夹袄
77 女明星李香兰
80 草炉饼
84 沾到人就是沾到脏
88 闷热的初夏
92 礼拜堂对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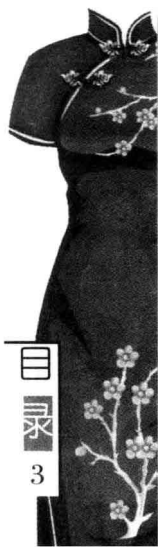
- 96 酒精缸里的孩尸
100 凯司令
103 葱绿织锦缎
107 平安戏院
110 红尘霭霭
113 二婢归来
117 中秋节
120 《太太万岁》
123 去虹口
126 心惊肉跳的日子



- 130 羊毛出在羊身上
- 133 异地他乡
- 136 荒村野店
- 139 杀猪
- 142 二月里来
- 145 三人行
- 148 雨中的码头
- 152 又见范先生
- 154 胡兰成
- 156 诀别信
- 159 你满意吗
- 163 旗袍的灰烬



- 168 解放军进城
- 171 老乡妇女
- 174 最后的夜晚
- 177 黯然神伤
- 180 理箱子
- 183 垂头丧气
- 186 太湖船菜
- 189 淡紫色丁香花旗袍



193	大光明电影院
196	长夜漫漫
200	炎樱走了
203	说不清的暧昧
207	苏北的冬天
211	在桃浦卖麻
215	分浮财的穷人
219	一九五一年的春节
223	稀薄的米粥
227	小艾
231	急中生智
234	复读通知书
238	包金的蟠龙蝙蝠
241	罗湖桥的影子



拟古式



画锦里

我一直记得四马路上“画锦里”的名字，这个名字不会忘掉。一大排红砖房子，就在上海滩著名的杏花楼斜对面。不知几岁时，何干还是张干带着我到这里买过月饼，杏花楼的月饼是上海滩最有名的月饼。而我的写作生涯，也正是从这个卖月饼的地方开始——那一年我二十二岁，那是一九四三年的春天。

至今记得那天的衣着：一件丝质的细花旗袍，色泽是淡雅的浅蓝，我姑姑称之为“娇滴滴的蓝”，是类似于夏布的那种蓝色，是上海小姐最普通的装束。我当时在家里试穿了很多套，铺了一床的衣裳，姑姑看了直皱眉头：“你不就是送一篇稿子嘛？又不是去相亲，我看人家相亲都没有你这么隆重。”姑姑的话我充耳不闻，因为对于吃与穿我从来不曾马虎。最后我选中了这件比较低调的细花旗袍，它实在过于朴素了一点，但是我喜欢它，因为适合我，也适合我当时的心情。后来我就将那篇并不厚的小说手稿《沉香屑 第一炉香》用报纸包好，夹在腋下，然后坐电车来到四马路尽头的画锦里，来找老作家周瘦鹃，他当时正在编一本文学杂志《紫罗兰》。《紫罗兰》杂志在上海很有名，周先生也写得一手好小说，我看过他不少

小说，他还是我母亲那边的亲戚。我就手持一封姑姑写给他的介绍信，专门来找他。

那是我第一次到编辑部来，这里都是矮矮的两层楼红房子，紫红的猪血那种颜色的瓦。从门外陡峭的木楼梯直接上到二楼，是办公与住家合在一起的房子。小心地踩着吱吱作响的木楼梯登上二楼，才发现一个刚刚长大的男孩子一直在看着我。我上得二楼，他警惕地问：“依找啥人？”我将姑姑写的那封信递上去：“我找周瘦鹃先生。”他看了看信封，这才告诉我：“周先生在睡午觉，你坐会儿，他一会儿就醒的。”我就在外间沙发上坐下来，沙发扶手上就是新出版的《紫罗兰》杂志，这时候我的心定下来。我一直怕见陌生人，但是这个周瘦鹃先生在我的记忆里已经是老熟人了，他从前曾经主办过一本《礼拜六》杂志，我家里就订了它，我和母亲常常抢着看。

那天周瘦鹃先生很快就起了床，擦了把脸出来见我，和我谈了很长时间。后来过了七八天，我又来找他，听他谈对这篇小说的看法。我以为他只是客气地泛泛而谈，谁知他相当认真，面色沉静地告诉我：“深喜之，深喜之。不管别人看了如何，我真的就是深喜之，深喜之。”他眼睛看着我，又补充说：“很像毛姆的作品，又受到《红楼梦》的影响。”他这样一说，我突然心花怒放起来，因为我确实喜欢毛姆，也喜欢《红楼梦》，他说到点子上了，他毕竟是大家，从文字上看人，一看一个准。

《紫罗兰》出刊的那天，我又到画锦里去了，请周先生和他爱人胡风君到姑姑家来喝茶，这是姑姑的意思。姑姑说：“周先生长得挺清秀的，是不是？”我略略想了想，还是点

头：“算得上是吧？”姑姑说：“你母亲那时候想逃婚，写信给他。”我吃了一惊：“写信给他？”姑姑说：“不记得他回信了没有，我没有见过他人，只见过照片，后来他结婚了，把他太太捧得不得了，做的诗说他们‘除却离家总并头’，把我和二婶笑死了。”二婶就是我母亲，我从小算是过继出门，称母亲为二婶，有时候也叫父亲为二叔。

周瘦鹃那天下午早早来了，他的太太没来，说是有事。他从门外走廊上过来时，瘦瘦长长的身材套着一件长袍，配上一张清秀的脸，有点仙风道骨的样子。头发没有了，戴着个薄黑壳子假发，这是姑姑告诉我的。我对他说：“母亲还在国外。”就指着墙上一张照片给他看，他点了点头。后来我引他在沙发上坐下，地方实在太小了，一张小圆桌上挤满了茶具。我和姑姑三个人几乎促膝围坐，有点不太像样子。不过，茶杯和点心碟子是姑姑拿出来的，十分精美。点心也是甜、咸俱备的西点，看上去十分诱人。还有姑姑精心调制的牛酪红茶，那也是我的最爱，姑姑的手艺比我好。姑姑知道周先生喜欢园艺，就和他说了许多园艺方面的话，我在一旁听着。后来周先生调转身子面向我坐着，说：“我希望张小姐能趁热打铁，多写作品在我们《紫罗兰》上发表，不知道张小姐最近在写什么？”我姑姑纠正他：“周先生，她还是小孩子，别一口一个张小姐。”我停了一下，然后告诉我在写一篇小说叫《茉莉香片》，还在构思《心经》和《倾城之恋》。他认真听着，要我将这些小说都给他看看。我没有想到，周先生也没有想到，正是这些一篇篇小说，让我一夜之间像一枚月亮，在上海滩上高高地升起来。

穿着博物院的名画

《沉香屑 第一炉香》和《茉莉香片》发表后，我一下子就在上海滩走红起来。一切仿佛是意料中的事，不费吹灰之力，我确实很得意，有点飘飘欲仙。这倒不是说我写出了多少旷世名作，主要是我很自信，这小荷才露尖尖角，就在上海滩搅得风生水起。而我知道，也只有我知道，不知道有多少精彩的好小说在我心中蠢蠢欲动，等待着我把它们一一写出来。我的写作根本来不及，每天到爱丁顿公寓楼下信箱取信，都能取到两三封各大杂志的约稿信，比如柯灵，比如苏青。苏青的约稿信几乎在恳求我，她用了四个字“叨在同性”——这让我不禁哑然失笑起来，将信拿给姑姑看。姑姑正在煮火腿粥，她一眼看出我的得意，不忍扫我的兴，装作不屑一顾的样子皱皱鼻子：“看到了，张大小姐。”我很俗气地说：“都是钱呐！我有钱付你生活费了。”姑姑说：“财迷，老张家尽出你这样的人，一身俗骨。”姑姑的骂让我开心死了，下午又得到一个外国人的电话，约我去百乐门跳舞，我不会跳舞，所以拒绝了他。

那时候我张狂极了，拒绝别人请吃饭，拒绝别人请跳舞，拒绝别人的约稿，包括我的弟弟张子静——他凑热闹跟几个同

学合办了一本文学杂志《飘》，几乎乞求我为他们创刊号写上一点文字。可是，我怎么可能看得上这种没有丝毫名气的杂志？我果断拒绝了。我实在控制不住要张狂，我的名气几乎盖过那些当红明星，关于我的花边新闻也在各大小报上刊登，我的衣食住行成了小报永不厌倦的话题。确实，我在这方面非常讲究，那次去给苏青送小说《封锁》，我完全不顾别人的观感，穿的是一件在虹口购买的布料做成的套头长裙，刺目的玫瑰红，散落着粉红花朵，嫩绿的叶子印在深蓝或碧绿的地上，一块布料就是一幅画，我仿佛穿着博物院的名画到处走，遍体森森然飘飘欲仙。记得从巷弄里经过的时候，许多正在玩的小孩子像看把戏似的追着我，我看也不看他们，匆匆走过。我几乎走到哪儿都会引起市民注目，我毫不在意，这也是我要达到的效果，我得意得不得了。我知道我长得不漂亮，如果再穿上一身黯然失色的衣裳，那怎么见人？也不可能有人要多看我一眼。我这样的人要引起别人关注，只能另辟蹊径，只能别出心裁，只能和别人不一样，这是我一向的主张。

有一天我到印刷厂去送大样，那天我穿的是一件桃红色软缎旗袍，外罩古青铜背心，长发披肩。工人们一个个都停止了工作跑出来看我，我也没有丝毫害羞之感，仿佛这一切是再自然不过的事，仿佛我张爱玲就是这样的人，天生应该如此。我自然地走到机器边，看到上面全是印着我的照片，我点点头。工人说：“你看，正在印你的东西，全是你的——都是要用脚来踏，印一张照片，我要踏十五踏。”我笑眯眯地看着，说：“是的吗？真是神奇啊？”我看着纸上自己的模糊的照片，不知道该如何感谢他们。但是我喜欢这种高高在上、傲视一切的

感觉，我不能没有它，它是一股气，托着我在天上飞翔。

那时候我迷恋衣裳，迷恋旗袍，我认为衣裳是一种“袖珍戏剧”，我就是在借着它才可以完美自如的表演。我跟苏青在一起有时候根本不谈文学，只谈穿衣。苏青听不下去，她是不太讲究的，但是我逼着她听。后来受我影响，她也喜欢跟我谈。有一天她拿着一件绸旗袍对我说：“生孩子之后身材要多难看有多难看，这件旗袍好漂亮，可惜现在腰一直细不下来，不能穿。”我帮着力穿上身，结果将她的身材裹得很紧，她也难受，只好脱下来，我也替她遗憾。

我有一套前清老样子的绣花袄裤，是从舅舅家晒霉的衣堆里发现的，放了很多年都没人穿了，我把它讨了来，洋洋得意地穿在身上，有一天我就是穿着这一身衣服去天地出版社见苏青。

苏青的家里十分杂乱，一个很小的孩子坐在泥地上哭，煤炉上的水开了，而苏青正在淘米洗菜。她的衣着不堪讲究，却让我生出一份亲切。苏青笑着说：“职业妇女的写作真是不容易，淘米时写好的句子，饭熟了就忘得一干二净。”我笑起来，我其实也有同感。她爽快地说：“你的《金锁记》出来，我只有佩服得五体投地了。改日请你吃饭，今日要去救一个人，去求周佛海周先生。”

我那天后来鬼使神差地和苏青去了周佛海先生家，我那时候并不知道，这个受难的书生名字叫胡兰成——这么一个好的名字，后来却像一根刺，一辈子扎在我生命的血肉里，拔也拔不出来，最终长成一根肉刺。

胡兰成拜下

我是有点糊涂地跟着苏青去了周公馆，在路上苏青告诉我，她要救的那个人是汪精卫先生的宣传次长胡兰成。还说他曾写信向苏青打听过我，苏青没好气地告诉他：是个女的。这样的回答有点负气，也近乎多余，“张爱玲”这三个字明摆着就是女的。但是听说他因为文字下狱，我就无端起了同情心，救他就成了一件很了不起的事情。我没有和周先生这样的大官打交道的经验，但是苏青似乎和他们交情很深。一进门，周太太杨淑慧就忙着倒茶、布点心。我则装模作样地在一旁欣赏古董和文房四宝，不知道周先生从哪里弄来一屋子的古董。

周先生见我看得认真，就凑过来说：“这块是端砚，鱼脑冻和胭脂晕是最好的两种，都同出自大西洞，张小姐是大作家，想必对文房四宝是有研究的。”看到周先生幽幽发亮的眼光，我明显感到周太太不高兴，我有点冷淡地说：“我只用派克笔，我们这一辈子，怕只用派克笔了。”周先生笑起来，说：“当然，当然。”我马上说：“中国真是，连砚台的名字都叫得这样好。”周先生说：“下回，你写文章就有材料啦。”杨淑慧在一旁看着，突然说：“就你这个木渣渣的脑

袋，也好跟人家才女攀谈？”周先生有点难堪：“我看张小姐对砚台有兴趣，你看张小姐，穿的都是古朝衣裳，我们男人要是穿上，都以为搞复辟呢。”杨淑慧白了周先生一眼：“三句话不离本经，胡兰成到底出了什么问题，要把他关起来？”我到这时才知道，苏青已经提前和周太太说过了。周先生停顿了一下，说：“也没什么大不了的事，不过是汪先生要找他谈谈而已。”周太太说：“真是这么简单？一谈就谈个把月？”周先生说：“这个我就不清楚了。”周太太看了苏青和我一眼，说：“那你就去问问，要是没事，就把人家给放了，你们这些人，老虎打不动，苍蝇倒是拍得勤。”周先生唔唔应着，低头喝茶，周太太显得很得意，大概是在我面前展示了她指派周院长的本事，周先生当时任南京政府的行政院长。我在心里笑起来，表面上却不动声色。

和苏青坐在双层公共巴士上，苏青告诉我说：“看不出吧，这个杨淑慧，把周先生制得服服帖帖。”我说：“是的。”苏青笑起来：“你想不到吧，周先生在外头养了小，周太太找到了，堵住门不让他们外出，然后舀了大粪便劲往里泼，泼得两个人一头一身，那个臭啊。”我大惊失色，禁不住也笑起来。苏青说：“周院长死要面子，吃个闷亏还不敢说，这个周太太，是个厉害角色。”我说：“那这个胡兰成，能放出来吗？”苏青说：“我也说不上，能救他就救他一把，好歹是个文化人，帮不上忙，我也没办法了，我苏青就这点本事。说实在话，我只给胡兰成寄过杂志，他给我写过信，我们，到今天还没见过面。”这件事就这样过去了，想起来心里沉甸甸的，但是我又有什么办法？

不知道过了多久，大概总有半个月到一个月，那时候我住在爱丁顿公寓六五室。有一天我正在家里赶稿子，突然就听到秦妈和一个男子在对话，老秦妈警惕地问：“依找啥人？”那位男子说：“请问，张爱玲小姐住这里吗？”我心里一惊，猜到他可能是胡兰成，站起来不知所措。果然，那位男子说：“敝姓胡，胡兰成。”秦妈说：“张小姐勿交代有客人来的，张小姐不见人的，依请回吧。”秦妈关上门。事发突然，太突然了，我不知道该如何处理。我当时衣着随便，也是不能见胡兰成的。我在房间里站立了片刻，秦妈突然进来说：“有个姓胡的先生来找你，还在门口没走。”我说：“你忙你的去吧。”我有点好奇，就来到客厅，透过门洞张望，胡兰成果然就站在门外，在一本小本上写着什么，然后将那张字条扯下来。我正在迷惑，却发现脚下有动静，低头一看，那张字条从门缝隙下轻轻塞进来。我弯腰拿起来细看，笔迹龙飞凤舞的，相当洒脱：

爱玲先生赐鉴，贸然拜访，未蒙允见，亦有傻气的高兴。
留沪数日，盼能一叙。

电话：13472

胡兰成拜下

看到“胡兰成拜下”几个字我相当高兴，将字条贴在胸口，莫名其妙地笑起来。那一刻我和胡兰成一样，亦有傻气的高兴。